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八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𥽵　參閱

楊時

楊時字中立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龜山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

年而明道死龜山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
告同學者後又見伊川於洛龜山蓋年四十矣
伊川偶瞑坐龜山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
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龜山杜門不出者十年
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龜山
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
多從之游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
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
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

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及回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始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況元祐之政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聞金人入攻龜山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龜山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龜山又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

者多持兩端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之龜山遂請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已而告老致

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朱子曰龜山此行固自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又曰龜山天資高材實簡易然所見

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龜山嘗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　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

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外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觀孔門弟子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濵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其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濵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語李似祖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巳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巳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語羅從彥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會著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傳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厚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賢聖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記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

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托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爲學矣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

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于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辟之四方有定位

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
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
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
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　道
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嘗識在前在衡時豈
有物參倚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
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
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聖人所謂

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卽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哉火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存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亦息矣何熱之

有哉而謂熱者人之得其性焚者人之失其性
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　極高明而不道乎中
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
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
致非知中庸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
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
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
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
特用而不知耳　李郁請見於餘杭告之曰學

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　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稍察於斯道庶幾乎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

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仁乎
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
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　孟子一
部書只是要正人心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
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
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
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
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

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巳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巳與人物無二故也　會物於一巳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

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反身而誠則當體而足無所克也故反身與克己異其意耳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浮漚其死也氷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九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惟忘心而待

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　志可以為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為切論至道則為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啟廸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答子路之問而已　形色天

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　龜山過黃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　（和陳瑩中自警詩二首）畫前有易乍[illegible]循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寫[illegible]老青編　歲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逢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别游定夫）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懸未信子夏又離群慘淡交情重開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蠡測曰甚矣

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王氏之學比於聖門若蓍蔡薰猶至易辨者而天下習之數十年遂莫覺其非龜山一旦起而救正乃衆議紛然上疏力詆使龜山不得安其位邪正之易淆如此然而王氏之終不能勝正者猶以其立朝相業流禍顯然與夫士人誦習僅數十年之近故耳向使其不為輔相敗闕不彰以訛襲訛延至數百年之久則當有無如之柰者矣正道難宣而積心莫挽甚矣夫習見習聞之可畏也豈特王氏

哉　又曰晦翁云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嗟乎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恣情任欲之人冐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視聽而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爲道乎哉晦翁又云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

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然而伊川語道只曰行處是伊川之語非有滿也晦翁又云伊川言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夫悟此則可逼于二家之旨矣蓋視聽行持本來是道所以非者只因着些私心故耳心苟不着渾如赤子則時徐行而徐行時趨進而趨進視即爲明聽即爲聰率其視聽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復求加哉明道云非禮勿

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故學者但防其非而已無別有是也若心已無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見在之視聽行持皆以爲末是則頭上安頭爲道遠人性學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晦翁又云龜山言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多矣夫堯舜與人同伊尹豈不與世間同哉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不過先覺而已非有所異也其堯舜君民

身親見之亦不過覺其未覺而已不能增益之也故凡任其非者不覺也別求是者亦不覺也學覺而已有多術哉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

廷之中三人所見長短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作中庸解畧云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與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曰中者不易之定理故以爲教如此則是以中爲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與張天驥書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覷其形骸之身但如螻蟻耳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與叔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元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

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川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伊川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

矣然觀先生之言則有體而無用也伊川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楊龜山云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晉伯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晉伯名大忠與叔之兄也與叔作禮儀詩云禮儀

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饑即
食孰為未後孰為先克己詩云克己工夫未肯
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
籬即大家作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
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
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
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
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
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
事顔何人哉睎之則是祁與叔婦翁張天祺嘗
謂人曰吾得顔回爲壻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
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
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曰與叔本是箇剛
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柔
爲小人若不剛終不能成

尹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克世為洛人年十七為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大竒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者彦明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彦明遂往見伊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彦明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為養彦明歸白母陳夫人曰焞昨應舉策問如此焞不忍荅而出焞將不復

應舉矣恐無以爲養母曰汝以仕可爲善耶汝以學可爲善耶彥明曰皆爲善爾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彥明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彥明從師與張繹同時諫官范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彥明益不欲仕靖康初种師道薦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而歸次年金人陷洛彥明闔門受害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初爲劉豫所刼徒步

奔蜀寓涪有旨召赴行在授崇政說書五辭不許力疾赴講筵必欲以所言感悟君意頃之乞歸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詔焞講尚書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彥明曰此安而有之　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除彥明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彥明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

責楢楢大怒彥明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得旨寓會稽二年卒年七十二彥明嘗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彥明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睍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論動靜之際彥明曰説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彥明復請益於伊川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鍾聲彥明曰譬如此寺鍾方其未撞時聲固在

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一日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彥明但誦心廣體胖而已彥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門人徐度問曰度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彥明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一日學者侍坐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彥明曰精一則中矣彥明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誦說而陋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彥明深不信伊川格物令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彥明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彥明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彥明曰看金剛經

一部有問之者彥明曰毋命不敢違呂稽中曰和靖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為人傭作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心頗羨之問人何以得如此人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既又謂科舉之

學不足爲也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往受學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未及仕而卒蠢測曰志士二句近袁氏深得其解兩不忘自有所指志士雖在溝洫而不忘勇士雖至喪元而不忘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與叔所得當在於此若謂時

時以死亡爲念亦何意哉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劒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即鬻田褁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

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論聖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

愈柳宗元敬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最長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滌

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倘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年六十四學者稱

曰豫章先生謚文質羅革曰仲素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宿處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趣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

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子發震字

也康侯所與游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立具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康侯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紹興八年卒謚文定

胡宏

胡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

又何問焉或者有未達仁仲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說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若身不

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裳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一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

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
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
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
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
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
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
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
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正孺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稱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以父
忠顯公韐死靖康之難痛忿幾無以爲生廬墓
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彥冲始執喪致羸疾至
是以不堪吏事辭歸屏山下潭溪之上俯仰其
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
日夜嗒然無一言或詠歌以自適閒走忠顯墓
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返與藉溪胡憲
白水劉勉之爲道義友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凡所與游皆海內知名士初朱元晦父韋齋公

且死以元晦托彥冲元晦以童子侍左右彥冲亦但以舉子見期元晦竊窺見其所自爲與教人若不相似服日請焉彥冲欣然嘉其志示之入門誨誘不倦一日元晦問平昔入道次第彥冲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

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晋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諸論散見堯舜等篇之下或問朱元晦曰屏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

元晦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來說許多話耳又問原道謂軻之後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元晦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彥冲始得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召姪珙付以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旣已則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

李侗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南劒之劒浦人幼而頴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箒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

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敢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侗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愿中從游受業或頗非笑愿中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

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

未足道也加孔門諸子群居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性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嘗有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又曰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

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
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
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
安朱韋齋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
沙縣鄧廸語及延平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朱元晦從延平游延
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
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某
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

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又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延平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朱元晦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

之旨未達而先生沒又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
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
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
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
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
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
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

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言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又云舊見李先生嘗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或問元晦曰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觀只恁

平常否元晦曰此是以不觀視之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曰精麁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

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于部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部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沮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而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部曰未也方談

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劄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

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爲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月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文問顏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

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子韶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子韶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滞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偽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宫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子韶時往來其間

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
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
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
置南安軍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
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
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
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
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
遲速耳潛曰閤侍郎此言心中豁然某今即去

矣奄然而逝于韶壯之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夾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今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士廣帥致籯金

子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子韶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子韶即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子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畏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麄惡尤甚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

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去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脩行老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論格物致知曰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終始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　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

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為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多為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為最先生曰伊尹或問何謂先生曰伊尹云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尚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先生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此否先生曰才著力便有息時若見得透人正不如此費力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先生曰原反處是其說　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

何是鬼神情狀先生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的道理曰毋作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以克伐怨慾不行為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為清子文止得為忠管仲止得為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著便不是仁今醫

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先生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求其用用亦無體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於區別中熟則融化矣　東坡言君子

雖嘗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此說甚然何獨物也道亦爾耳釋氏言執着不得放着不得此亦有理學到自知難以口說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先生曰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佛氏說到身心皆空處爲上義當孔子告顏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是甚境界或云其坐忘而不知斯人物我都無了如何擬議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先生曰如

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　學有所得亦難言之所得亦難畫今謂所得可學所言可畫皆是用意中來　覩世間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愛惡爲眞不知喜怒愛惡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其間號爲自覺者往往又是認幻爲覺覺即幻也無幻不覺因覺知幻則覺又不可認着兒喜怒愛惡乎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得

非于誠上用功否先生曰須自知有我始得欲上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决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脩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

已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或問學文者多矜學道者多退理與先生曰文至退處學方有趣不獨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別有箇道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于野禽墜于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論語頌聞一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疎若還眞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文章天道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包云云

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曰唯）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傍人不會識指為鳴鳳在朝陽（如立卓爾）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此尚為蹤莫于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顏回好學）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若論不遷與不貳無人肯向此中來（不如樂之者）筭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莫商量（默識）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

若使一流聞見裡故知厭倦有時焉 （吾無隱乎爾）日月光明消六虛柰緣聾瞶以爲無試教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曹隱爾乎 （不夢周公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與心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 （禹吾無間然）撍板人多見一間聖人心思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彼此觀之無間然 （鄉黨）一篇鄉黨盡威儀夫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屈屈故如此其勞終亦不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

情狀苦無端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般（天下歸仁）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認眞形影兩忘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文之以禮樂）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君子之德風）君子何常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惟堯則之）巍巍蕩蕩抑神堯賢智奸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造化去天安得尚遥遥（如其仁）仁體從來不

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無力以力爲之恐失經　是知津矣宣尼頗意在斯人故爾令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爲眞　耰而不輟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大闊踈若論耰鋤全不輟這般風味亦難如　子絕四以毋爲絕絕非毋自謂門人見處踈若使聖人眞箇絕不知毋理却何如　上智下愚不移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尹焞篇　舁音與共舉也

聖學宗傳卷之八終